

春秋經傳集解

二







何以為夏衛石買孫刺代曹取重丘曹非卿曹人想子晉明  
 伐我北鄙圍枕高厚圍臧紇于防防臧紇師自陽關逆臧孫  
 至于旅松陽陽在泰山鉅平縣東松近防地也魯取紇臧  
 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臧紇之昆弟也臧  
 與臧莒共在防故夜或射於莒而復齊師使之臧紇齊人  
 獲臧堅臧堅齊侯使風少衛唁之且曰無死使無自殺堅  
 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執扶其  
 傷而死刑臣臧人來言已患賜不終也刑少衛唁人故謂之  
 齊言。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齊未得志於魯故。宋華  
 閔卒華巨弱臧比之室閔之弟臧比閔之子使賊殺其宰  
 華吳賊六人以鉞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盧門宋城門合向成  
 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臧比私有討於吳遂歸其妻吳曰  
 界余而大壁界與也宋公聞之曰目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  
 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  
 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聘聘與也  
 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瘦狗瘦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  
 臣懼遂奔陳華臣不自安見逐狗而驚走國徐居世。宋皇  
 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周十一月九月收穀時  
 實與我役澤門宋東城南門也國父自晉而居澤門澤門魯  
 邑中之黔黔實慰我心徐音琴一音其某也。子罕聞之親執朴朴  
 以行築者而挾其不勉者曰音濟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  
 曠寒暑闔廬門戶閉塞下五切居切。今君為一臺而不速  
 成何以為役也。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

誚有祝禍之本也傳善子罕分誘龜丘于切貌。齊晏相子  
 卒晏嬰嬰嬰羅縷斬新不飾之也練在冢前冢前。齊晏相子  
 首經帶杖管履管履之有子者取其盛也杖竹枝管履管履  
 類切也。古食衛居倚廬倚廬苦枕草異唯枕草耳禮記云  
 非喪服正文驚之六切又羊六切謂朝一盞米菓一盞米山亦  
 倚同王倫云夏枕而為之故曰倚廬倚廬切。禮也。時之所  
 禮各不同。音若怪切。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時之所  
 故辭。其家目不解故漢之。音若曰唯卿為大夫。以斤病失禮  
 經十有八年春白狄來不言朝不。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石  
 人之使執之故音即應伯本罪而晉因其為行。秋齊師伐我此  
 鄙不者齊侯後。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齊數行不美諸侯同  
 曹伯負芻卒子師三同盟當與許男同。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傳十八年春白狄始來當與曹接故曰始。夏晉人執衛行人  
 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蒯不書父在位則皆蒯。大丈切  
 或如字。地理志作切。或為曹故也。前于齊伐曹。秋齊侯伐我此  
 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厲公申志切。公以戈  
 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梗陽晉邑  
 其妻切。亦夢見獻子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逞  
 同。子與夢見獻子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逞  
 勳使快言。獻子許諾音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五  
 二穀五穀。而禱曰齊理恪恃其險負其衆庶齊靈公名  
 老切。又下。棄好背盟陵虐神主神主民也謂數代管民人  
 曾臣處將率諸侯以討焉天子以諸名神曾君明上其官臣  
 偃實先後之守戶且切。手又切。苟捷有功無作神  
 羞也。官偃無敢復偃復也。唯爾有神裁



之仇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齊魯侯衆之言同伐齊

同計不成齊侯樂諸平陸整防門而守之廣里

式如字齊侯樂諸平陸整防門而守之廣里

廣里東北其城南有防門外作壘城行

能戰莫如守險防門不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

子告析文子齊大夫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昔人皆

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

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又矣

人使司馬斤山澤之險難所不至必旆而踈陳之

示衆也音尺又昌夜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爲人死也

先驅以與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

齊侯曰馬烏齊師其道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陸遂從齊

師夙夕衛連大車以塞陸而殿此術所設守險也

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齊人殿師故以子姑先乎刀代之

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使晉得之於於晉州綽及之射殖

綽中肩兩矢夾脰脰古洽切或古協切同晉州綽曰有知

軍獲不止將取其乘不止復發射兩顧曰爲私晉州綽曰有知

日如日音故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反縛之圖式其右

具丙之右亦舍兵而縛郭最皆矜甲面縛矜甲不解甲

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險國城守者

僵士句以中軍克京茲在平陸乙酉魏絳樂盈以下軍克郭

死其子置佐下軍平趙武韓起以上軍圍廬弗克十二月戊戌

及秦周伐雍門之菽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共伐菽也雍門范

范

范

范

范

范

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殺犬示聞孟莊子斬

其柎以爲公琴莊子孫子述也柎木名已亥焚雍門及西郭南

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二子晉大夫士寅

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齊州綽門于東閭齊左驂迫

還于門中以故數圍南切音百音說又音邑大子與郭棠

所主切音戶腹切齊侯駕將走郭棠音九

扣馬大夫音口日師速而疾略也言攻意行其地無

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

之使告子庚子庚庚許尹庚楚今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告子

庚曰國人謂不穀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能死先君從

先君之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

而忘先君之業矣師自出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數曰君

王其謂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

睦於晉巨請嘗之索試其難易也或疑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

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陰城東城云

於是子蟠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張子孔子展子西守

二子知子孔之謀手又切下字守同守守入保守城郭子孔不

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于魚陵魚陵魚山也在南陽

上棘遂涉潁次于旂然潁沙水也潁水出於潁水出於潁水出於潁

章延切爲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使費滑晉獻子雍梁獻子

雍梁皆鄭邑河南陽翟縣有雍氏城於用切右田梅山

在樊陽縣東北水切味切于子于子于子于子于子于子于子

于城下而還信再宿也市音切涉於魚商之下魚商山之下

于城下而還信再宿也市音切涉於魚商之下魚商山之下

于城下而還信再宿也市音切涉於魚商之下魚商山之下

于城下而還信再宿也市音切涉於魚商之下魚商山之下

于城下而還信再宿也市音切涉於魚商之下魚商山之下

于城下而還信再宿也市音切涉於魚商之下魚商山之下











卒武子賦也七章以卒盡入章取其妻于好合如鼓瑟琴宜爾

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魚麗詩

藏之請侯之策曰孫林父宰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掩華如

來食矣飯餼也悼子許諾惠子遂卒衛侯歸傳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涖閭丘來奔

夏公至自晉。傳。秋晉欒黶盈出奔莒。齊人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傳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又取郟田也謝十八年伐齊邾庶其以涖閭丘來奔庶其邾大夫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計公年不

曰列女傳稱梁有節文姑姊也公之姑也姊是父之姊也

高平耳以杜氏為說案成二年齊伐及陽郭玉孫往魯以公

忍數年之不宣以棄魯國則公之齊下計諸宣十七八歲公不

則年近當三十有餘從成二年至此三十八歲姑又成九年

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詰治也

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音謂國中起子為正

卿而來外盜使乾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求子以姬氏

妻之而與之邑聞丘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

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

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者上之所

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茲上之

茲令此施於此事力宜當允出茲在茲允此則善泳在於惟帝念

功則功成也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意非但

已當須信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重地故書其

惡不美以齊侯使慶佐為大夫慶佐齊復討公子牙之黨執

以成崔慶之勢終有弑殺之禍慶佐又夏楚子庚卒楚子

使蓬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稼申叔稼叔稼曰國多寵而王弱

衣裘解食而寢寢穢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水而牀為重蘭

視之復曰瘠則甚矣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疾無乃使子



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言宣子專政豈欲以死作難乃且如

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此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下卿佐國報宣子

使城者而遂逐之著晉邑在外易逐直歸直歸秋樂盈出奔楚宣

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郤豫董叔郤師申書羊舌肸叔罷

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郤豫董叔郤師申書羊舌肸叔罷

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言其受日而不能去叔向曰與

其死云若何言樂因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詩小雅

復復小雅所以此金語唯其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

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言附庸大夫樂桓子

不應其九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大夫祁奚也食

吾子吾子不許謂不應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

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內舉

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下順行

五下夫子覺者也言叔向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

不棄其親其有為必與叔向同謀於是祁奚老矣老矣去國聞之

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詩周頌也言文武

百姓故子孫保賴之言叔向書曰聖有暮勳明徵定保勳功也言聖

有言功者當門定安之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

焉訓不倦惠我無疆也杜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

今壹不免其身言以弟故以棄杜稷不亦惑乎無怨色大甲湯復也

以父罪廢其力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大甲湯復也

言不以一怒始二年改悔而復之管蔡為戮周公右王

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共載入見公說

下始見不見叔向而歸言為國非私叔向也叔向亦不

告免焉而朝明不告謂之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

見叔向父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言非常

之物非常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言非常

同國多大龍六時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

生叔虎美而有勇力變懷子璧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藥盈

過於周周西鄙掠之劫掠財物辭於行人王行曰天

子陪臣盈謂侯之曰日陪臣得罪於王之守臣言王所命

切將逃罪重於郊向重得罪於郊向重得罪於郊向重得罪於郊

切無所伏寬政布其死布陳也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

施惠輸力謂輸糧晉國其子言王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

若不棄書之力丘巨猶有所逃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尤晉逐盈

之罪臣戮餘也罪戮將歸死於射氏射氏射不敢還矣敢布四

體唯大君命焉無所隱言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尤晉逐盈

是說尤或使司徒挾振藥氏者歸所取馬使倭出諸鞮鞻

於商任錮藥氏也禁錮藥氏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

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與也政身之守也

政有則意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為二十五年齊滅光二

皆藥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刑刺勇士也宣

子曰彼藥氏之勇也余何獲焉言不為王鮒曰子為彼藥氏乃

亦子之勇也言子律之如藥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

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

子鳴十八年晉伐齊及平陰州綽殖綽郭最莊公為勇爵位以



迫遷於門中識其枚數門版數亦在十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言但為隸諱尚然二子者譬於禽獸巨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經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叔齊子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無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書名者寵近小人貪而多

傳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公類與武仲為公謝不執故不書手及刃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御叔御叔大夫曰為用聖人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我將飲酒而已

兩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言御叔不任報切所史國之靈也今倍其賦古者家背國已故以重賦為切音壬

夏晉人徵朝于鄭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官也公孫僑子產詩照切下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

執事不禮於寡君言朝執事不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因朝晉不見晉是以有戲之役許宜切楚人猶競而

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允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

觀費於楚費謂言觀費飾辭也言欲往視楚知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在十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警諸草木吾臭味也楚亦不

歸而討之石孟石與音漢梁之明年梁在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耐酒之新熟者為耐嘗耐飲酒

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今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若切也無日不惕豈敢忘職職履也大國若

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言自將往不須命若不愧其患而以為口實口實言而已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見則則謂

任之會受命於晉受命今納藥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

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父矣為二十宗人立段段子石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躬以少牢

戒不在富也已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詳大律後見此義取法成未

子沙隨復錮藥氏也切如藥在齊故復錮也藥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言晉傳齊

觀起有寵於今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定今富王御士

居君馬用之使命重刑臣亦不為下馬入命罪之重對曰父戮子

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必可切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



命終尸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去曰吾與

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

於實是君故雖讎而不殺遂縊而死父失君臣之義

切復使遂子馮為令尹公子歸為司馬屈建為莫敖

勿切切有寵於遂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

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與諸國應對之應又從之遂歸退

朝見之遂子說申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

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言恐與子語罪故

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

不懼自御而歸不能富道意不在御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

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已死復生肉知我者如夫子則可謂申

叔也如夫子不復行不然請止相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二月鄭游販將歸晉游販公孫魯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

子邑舍止其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丁巳月無一

月十四子展廢良而立大叔展辭服于大叔曰國御君之貳也

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會子明之類不賢故音捨又求云妻

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以抑強扶弱臨聘之宜曰無昭惡也

交怨則父之不修益明也

春秋左氏傳卷第十六

春秋經傳集解裏四第十七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無三月己巳把

伯白卒古害切夏邾界我來奔無傳界我來奔之罪來奔故

書烈必葬把孝公陳侯之弟黃自莒歸于陳諸侯之曰歸黃

所○晉欒黶復入于晉以弱入曰復入入于曲沃兵敗奔曲沃

與君爭非欲出附他國故不納○秋齊侯伐衛遂伐晉言事故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輸晉命于雍榆輸晉言事故

奔邾二罪者阿順季氏為之較長立少以取奔晉人殺欒黶

齊侯襲莒不言逆者間有事○晉悼公葬其姊夫人晉悼公母也

傳二十三年春祀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禮為鄰國關故以鄰國

息法平公不徹樂非禮也徹去也禮為鄰國關故以鄰國

之為同國居其切○陳侯如楚朝公子黃想二慶於楚楚

人召之二慶虎及實也二十二年二慶黃黃奔楚自使慶樂往

殺之慶樂往楚二慶黃黃故慶氏以陳叛因陳使不書楚不

以夏屈建從陳侯陳陳人城治城以昭君屈建楚其板隊而

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而作亂直類切往同○丁巳如

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

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則存無義則亡○晉將嫁女子于齊

侯使析歸父媵之以潘載樂盈及其士潘卑在其中國區區切

元切切之亮切及會章方納諸曲沃樂盈夜見晉午而告

之沃守曲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與之子必不免吾非愛

死也知不集也集成也音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

實不天子無咎焉言我雖不為天所祐于無天許諾伏之而觴

杜氏 盡二十五年

一四五



曲沃人羊午圍晉而敗其樂武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孺子何如樂武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數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已而晉通四月樂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畫入絳獻子魏都初樂盈佐魏莊子於下

軍莊子魏都初樂盈佐魏莊子於下軍莊子魏都初樂盈佐魏莊子於下軍莊子魏都初樂盈佐魏莊子於下

之役怨藥氏十四年晉伐秦藥氏而固與范氏和親范氏中軍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知氏中行氏同祖故相親從

子曰奉君以走固官必無害也相告曰藥氏至矣宣子懼相藥氏多怨子為政藥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

民柄實為民柄將何懼焉藥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彊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解矣公有烟喪夫人有把與魏其大夫王

鮒使宣子墨綬冒經表音同墨報切直結取同墨切本又作其首也一云練冒二婦人葦以如公婦人服而入應對之禮

奉公以如固官者固官之有禮也儀禮切直結取同墨切本又作其首也一云練冒二婦人葦以如公婦人服而入應對之禮

則成列既乘將逆藥氏矣趨進曰藥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

三子在君所矣二子諸大夫魏魏使鞅逆吾子鞅請驗乘持

帶鞅乘必持帶備階下遂超乘上鞅子車右撫劍左援

其手賂之以曲沃恐不與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蓋犯罪深為

焚丹書我殺我殺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

如日言不負要明也乃出豹而閉之閉者門外督戎從之踰隱

而待之輪也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

之藥氏乘公門也東登宜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

卒用劍以帥藥氏退攝車從之鞅車過藥樂樂之樂日

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言罪死音休樂射之不中又往注

之斷肘而死藥魴傷藥盈奔曲沃晉人圍之藥氏族秋齊侯

伐衛先驅殺樂御王孫揮召揚為右先驅前鋒申驅成秩御

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公帥也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

突為右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突為右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

而而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

駁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孫須無武子

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言者急不能領君欲殺之以說

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

侯遂伐晉取朝歌朝歌今為二隊入孟門登大行二隊分焉

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登東魏東其東平以北是楚齊

故曰禮○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悼子此也



擇才馬而立之申豐趨歸盡室將行申豐大夫他日又訪焉

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其然猶必屬乃止止不訪於臧

統臧統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統為客

大夫皆起臧統下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使從

出閔子馬見之閔子馬聞馬父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

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所也教共父命何常之有

下民可也若其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火合也

季孫喜使飲以酒而以具往盡舍其故公鉏氏富又

出為公左宰出季氏家孟孫惡臧孫不相善焉路切下之惡

季孫愛之愛其孟氏之御驕豐點好羯也羯孟孫之子

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使孟氏與公

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固自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

於臧氏矣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為定之猶為有力令弗應已卯

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對之季孫至入哭而出曰

秩馬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

其才也季孫發鉏立鉏之敬切且夫子之命也孟孫遂立羯

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

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從志相順

惡石夫石猶生我惡已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為公鉏季孫

不信臧孫聞之戒備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

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乙亥臧統斬鹿門之關以出

奔邾魯南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又為而死莊公濟北

子也姓甚美賈之子生統長於公姜氏愛之故立之立為

臧賈臧為出在鑄選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馬

大蔡大龜釋文一云曰統不佞失守宗祧遠祖廟敢告不

受龜使為以納請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

告曰統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已但虛非敢私請為其

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仲立敢不辟已為要禮切

乃立臧為臧統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謂陳其罪盟

臧孫曰無辭故謂無辭以罪己謂季孫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

且而問盟首為首者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母或如

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公命立子孫公子遂殺之立宜

盟叔孫氏也曰母或如叔孫僑如發廢國常蕩覆公室與季孟

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統于國之紀犯門斬關亦

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孟椒孟獻子居

宋書曰晉人殺藥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自外北君而入

侯還自晉不入不遂襲晉問于且于且于傷股而退侯



傷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壽舒地也把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陵

宿於莒郊二子齊大夫且于從侯歸也明日先遇莒子於

蒲侯氏蒲侯氏近莒之近莒子直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

死戰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華周即昏而受命日未

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把梁把梁即莒

人行成勝大國益齊侯歸遇把梁之妻於郊使弔之

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者有罪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

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婦人無外事故下猶獲齊侯弔諸其室

齊侯將為臧統田也臧力居切音臧齊侯弔諸其室

齊侯自道伐晉之功賢過切釋文齊侯對曰多則多矣

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謂能碎受

亂而後作焉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

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

行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蔡氏仲孫羯帥師使齊

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齊崔杼帥師伐

晉。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子夷儀。冬楚

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陳鍼宣祭出奔楚

子孫豹如京師。大饑

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

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

氏陶唐堯所治地大原晉陽縣也在夏為御龍氏

謂劉累也事見周二在商為豕韋氏豕韋氏在周為

十九年賢過切

屠社氏屠社氏二國名末屠社氏國於屠社屠社之於社

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

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

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

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

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

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

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

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

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

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

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

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

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

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

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

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

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

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

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

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

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

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

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

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

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

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

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

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

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

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



遂登疆如齊聘且請期謂會期也其良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

不戢必取其族戢戢也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

之使陳無字從遠登疆如楚辭且乞師辭有晉師崔行帥師送

之遂伐莒侵介根介根莒邑今城陽縣齊既與莒平因兵出侵之

真儀將以伐齊水不克齊無字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幣輔

千東門次于棘澤棘澤齊邑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幣輔

躒致楚師求御子鄭躒楚師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幣輔

下死射大吉射大吉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幣輔

不可與也言不可與也對曰無有眾寡其上一也在

已上者有常分無大大叔曰不然部蔓無松柏部蔓小阜

於大國國謂晉也扶問切徐又扶切扶切本或作壘

已皆乘乘車乘車安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

射於葵而宵入墨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禽獲也力致切

各切音博徐甫弗待而出射犬犬言同乘義也胡再不謀

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

師送陳無字無字齊邑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在此年夏召舒

鳩人舒鳩人叛楚舒鳩楚屬國楚子師于萊蒲萊蒲舒地

使沈尹壽與師祁孽譚之力音大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

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子尹道彼告

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始歸息民以待其卒

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彼無辭我有功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鉞巨谷出奔楚言巨谷齊人城郊

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大路天子所賜車之挽名昭晉侯

晉侯鄭鄭使佐下軍代鄭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揮子羽也程鄭

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選降階切又如字子羽不能對歸以語

然明然明鄭國子羽曰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

而思降乃得其階階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言易知且

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三豎乎不然其有

感疾將死而憂也言鄭本小人為明年程鄭半張

經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弑其君光齊侯崔杼弑其君光

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

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子產之無陳釋例詳之。秋八

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七月十二日經說直龍切已。公

至自會會無傳衛侯入于夷儀夷儀衛邑。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陳服。十有二月吳子過伐楚門子

巢卒通諸獎也為巢牛臣所殺不書滅者楚人不獲其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弑師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前年

齊子子為切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

使民不嚴欲得異於他日齊師徒歸徒空。齊棠公之妻東

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棠東郭偃曰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

平馬見棠妻而美之美其使偃取之偃已取也偃曰男女

辨姓辨別也彼別也齊丁公巨出自相不可刺相公



郭偃之相同美 武子莖之遇困

姓故不可香 武子莖之遇困

三變為大過 史皆曰吉

其故曰從風 且其繇曰困于石

亦作取之七 且其繇曰困于石

其妻凶 且其繇曰困于石

據于蒺藜 所恃傷也

見其妻凶 無所歸也

夫當之矣 本又作釐力之切

氏以崔子之冠 賜人侍者曰不可

不為崔子 猶自賜有冠

而飛之 曰必將報欲弑公

侍人賈舉 而又近之 刀為崔子

戊饗諸比郭 崔子稱疾不視事

氏姜入于室 與崔子自側戶

侍人賈舉 止衆從者而閉門

彼列 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

殺也 皆曰君之臣 杆疾病不能聽命

前或曰者 陪臣干祿 有淫者不知

命命 徐云 請曰行胡且切

服本 作取子須切 謀也今傳本

或作 取猶依 郭音 節下孟切

之賈 舉州 緡師 師公 孫救 封具

為公所 變者 與公 共死 於崔子

於高唐 高唐有 齊別 廟 至復

申 勸 侍 德 者 待 魚 監 取 魚 之 官

皮 申 勸 侍 德 者 待 魚 監 取 魚 之 官

切 申 勸 侍 德 者 待 魚 監 取 魚 之 官

切 申 勸 侍 德 者 待 魚 監 取 魚 之 官

切 申 勸 侍 德 者 待 魚 監 取 魚 之 官

切 申 勸 侍 德 者 待 魚 監 取 魚 之 官

子莖之妻 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

崔氏殺嚴 嚴于平陰 國處大夫公樂

勿且 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 問其

哉吾死也 言已與衆 曰行乎曰吾

乎曰君死安歸 言安可 君民者豈

為其口實 社稷是養 言君不徒居

則死之為社稷 三則死之義也 若

暱誰敢任之 為私暱親也 非所

馬得死之而馬得亡之 言已非正

庸何歸 將何所歸 題門啓而入

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 崔子曰

齊也 宣伯魯叔孫 齊如 叔孫

靈公 宣伯魯叔孫 齊如 叔孫

唯忠於君 利社稷者是 與有如上

丁有如此 若盟四者 後人妻如

與大夫及苦子盟 故復與眾盟

殺其君 崔子殺之 其弟嗣書而

書乃舍之 南史氏聞大史盡死

直史崔杼之 聞丘嬰以惟縛其妻

能存危不能救死 不能死而知

誰納之行 及奔中將舍 於中

我鮮虞白一與一誰能懼我 言

為食馬而食駕 而行出倉中 謂

我鮮虞白一與一誰能懼我 言

為食馬而食駕 而行出倉中 謂

我鮮虞白一與一誰能懼我 言

為食馬而食駕 而行出倉中 謂

我鮮虞白一與一誰能懼我 言

為食馬而食駕 而行出倉中 謂

我鮮虞白一與一誰能懼我 言

為食馬而食駕 而行出倉中 謂



當也遂來奔道廣衆得用故崔氏側莊公子北郭側處埋之不

無切丁亥葬諸士孫之里三日便人姓因名五元四翼

九乘又有甲兵晉侯濟自泮泮關會于夷儀儀齊以報

朝歌役朝歌及在二十三年不書齊人以莊公說

如外使隰鉅請成慶封如師書隰鉅隰鉅之器自六正

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宗器樂器之屬自六正

之六五吏三十帥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三軍之大夫百

官之正長師旅百官正長軍有司也師又處守者皆有賂皆以

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含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

寡君聞命矣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衛侯於元十四年將

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幣以求五鹿留衛侯於元十四年將

之初陳侯會楚子伐鄭年當陳陸者并埋木刊陸也刊除

也苦千切古交切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

百乘伐陳宵突陳城也突穿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

間遇司馬栢子曰載余司馬曰將巡城以巡載司馬過獲陳大

夫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陳大

列列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

產親御諸門欲服之而已故禁使陳侯使司馬栢子賂以宗器

陳侯免擁社陳侯免擁社示陳侯使其眾男女別而

黜以待於朝類悲切又呂軌切子展執紼而見立陳侯

切每拜稽首承飲而進獻承飲承飲示子美入數俘而出子產

也但數其所獲人數不同祝被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

已已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代齊亦同盟趙文子為政趙武

可今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待諸侯穆叔曰自今

以往兵其少弭矣弭止也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

也知楚令尹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

頭為于宋十七年晉楚楚遠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建為

莫救代屈建之祖父今屈建之同姓名扶以切舒鳩

舒鳩人卒叛不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舒鳩

人救之子木遽以子師先先至野鳩子彊息相子捷子駢子孟

帥左師以退五人不反子木與子相遇而息相在兵人居其間

七日居楚之子彊曰將整陸陸乃禽也不如速戰陸陸

也言於下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簡師陳以待我

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兵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

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吳遠運五子至其本簡師會之吳

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舒鳩五子既敗具

獻捷于晉不獻其俘戎服將事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

對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與闕父為武當周之

歸於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舜明請庸以

元女大姬配胡公滿用也音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闕父之子而

封諸陳以備三恪周得天下後夏商三恪周禮謂之恪

三恪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今賴周德相公之亂蔡

人欲立其出陳相公鮑卒於長陳亂事在魯周德相公之亂蔡

父而立之五父蔡人奉戴厲公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

厲公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播蕩十一月

目晉因鄭而入也戶維之切捕齊切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



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眾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度也逞也○音成命○音未得○音我則有我東門之役○音前年陳從楚當陳隨者并埋木

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音如也○音靈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音也○音道其心○音故得勝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使

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音辟也○音且昔天子之地一圻○音方千里○音列國一同○音百里○音自是以衰○音初也○音今大國多

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我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相卿士○音武公莊公為周平王相王卿士○音同城濮之役

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音文公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音二十八年○音士莊伯不能詰○音士莊伯士弱復於

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音晉受其功○音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音前雖入陳

如晉拜陳之功○音息死○音切功○音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音前雖入陳故更伐仲尼曰志有之○音志古言以足志文以足言○音足猶成也○音

字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音雖得行猶將任切也○音如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音慎辭之也○音楚蒍掩為司馬○音子馮

子木使庀賦○音庀治也○音數甲兵○音閭數○音甲午為掩書土田○音書土田度山林○音度量山林之材以共國用○音鳩數澤○音鳩聚也○音聚穀穀澤使民

田獵○音之虞○音禁口切○音辨京陵○音辨別也○音地高曰京○音日陵別表厚國○音音魯說文云西南方疆也○音音地○音數疆○音僚羅界有城

與。十二月具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音舟師在二門干巢

之必殪○音殪死也○音於計也○音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音吳子門焉牛

大夫萬子之功也以與蒍掩○音往年楚子將伐舒鳩焉子馮請退

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

如農之有畔○音言其過鮮矣○音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音復

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音皇暇也○音詩小雅言今我不能

終也○音思使終思其復也○音思其可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音

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音佳賣切○音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

而弗定乎○音必不免矣九世之鄉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音出自

春秋左氏傳卷第十七

衛武公及  
事九世也